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十一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六十九冊

清議報第六十九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說奴隸

傷心人稿

瀛海縱談

新聞力之強弱與國家文野之關係 平和者歐洲以內之平和也 逆賊之砭

時論譯錄

俄報諷日

論侵畧中國之無謀

中國近事

追紀西幸 全權文憑式照錄 扈臣齟齬 電飭率兵 內監正法記聞 迴鑾

有意 和約簽字確電 滿洲事未議及

兇手正法 張賊狡謀 盜賊滋多

外國近事

尼加拉加運河之工事 德國近情 日本之陸海軍力

來稿雜文

漢變烈士事畧

譯林序

杭州林紓來稿

譯書附錄

埃及近世史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後編

詩文辭隨錄

風月琴尊圖爲友人賦

蠻兵行

皎然

奉題星洲寓公倚虎高臥攝影小像

聿亞拉飛

獄中作

說奴隸

上海中曆史文
獻圖書館藏

傷心人稿

有國民之國。有奴隸之國。國民之國。其氣盛其志堅。其力強。故雖彈丸之土。地寡數之人口。翹然自立於大國之間。而莫敢犯其或屈於強暴之力。燬其軍。削其地。奪其政權。甚乃墟其都屋。其社。而其氣不挫。其力不屈。抵死相持。務求不受其軼辱。則已失之。權地不轉瞬而卒可復。此非律賓與南阿所以數年不屈而美且能脫英而獨立也。若夫奴隸之國。其氣柔。其志脆。其力弱。雖廣土衆民。一遇他人。而輒靡靡矣。遂不能自拔。乃反庇他人之餘威。藉他人之保護。馴乃受其軛縛。被其壓制。煦煦焉。唼唼焉。恬然不自知恥辱。苦不自勝。則惟吞聲飲泣。私痛窃恨。卒無以自伸其氣。自奮其力。而其國乃永淪於異族。而其人乃永爲他人隸役之人。傷心人曰。天下無國亡而民不爲奴隸者。天下亦未有民不爲奴隸而國能亡者。印度之夷於英。英人非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爲奴隸也。越南之淪於法。法人非欲奴隸之。越人自樂爲奴隸也。我中國人數甲於天下。而今日形勢其去於印度越南者。亦僅矣。誰爲厲階。誰爲禍始。則亦我大夫我邦人士庶與印度越南人同此性質。煦煦焉。唼唼焉。柔靡脆弱而樂爲奴隸也。彼樂奴隸。則且與言奴隸。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齒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爲完全無欠缺之人。曰奴隸矣。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諛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於儕輩。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爲本分。乃幾不復自知其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別爲賤種。視爲異類。妻恥以爲夫子。恥以爲父。弟恥以爲兄。嚴而區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恥者也。嗚呼。天下傷心汗顏之事。固未有過於奴隸者也。

然而力屈而強迫爲奴隸。則猶有可解說也。野蠻之世。敵人之爲所捕虜者。不加殺戮。則驅爲

奴隸以摧辱之。及大債主逼迫。無術自脫。乃鬻身以償債。故自古家族之間。奴隸不絕於目。然其心皆有所至憤。其情皆有所不甘。但途窮勢屈。力盡能索。乃不能不瞑目斂手。忍恥而從此賤役也。若夫本有自主之人權。素爲清流之華胄。其所求不過鮮衣美食。其所圖不過高車駟馬。乃至盡捐其天賦之人權。盡棄其應享之幸福。以博此區區。不可必得之數規模。奴隸之舉動。熟習奴隸之語言。揣摩奴隸之聲音。笑貌。奴顏婢膝。備極醜態。家族奴隸之所忍受。而積憤懷怒者。彼乃視爲樂事。循爲坦途。如蟻附膻。如蠅逐臭。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師教其徒。友勸其朋。無不以奴隸爲宗旨。稠人衆座。昌言公論。而不諱其種子。愈播而愈廣。其性質數傳而愈深。少年子弟。轉相倣效。如疫症之傳染。如肺病之傳種。所言無非奴隸之言。所事無非奴隸之事。所思想無非奴隸之思想。所希望無非奴隸之希望。以奴隸爲隄。而不敢溢其防。以奴隸爲的。而不敢失其鵠。乃至舉其國爲奴隸之國。而外人遂以有奴隸性質。唾賤我四萬萬之人。嗚呼。此固心服而樂爲奴隸矣。夫力屈而爲奴隸。形式之奴隸也。心服而爲奴隸。精神之奴隸也。形式之奴隸。其心未死。其憤未平。力之稍厚。猶可奮起。而自拔。否則文明之國。公理之人。斥惡奴隸之制。悖理猶可除其毒。而脫其羈。精神之奴隸。則心之所安。

性之所習。方將寶爲秘傳。賴爲生計。則雖有禁奴之人。免奴之令。彼寧肯棄其秘傳。生計。以從之哉。嗚呼。我大夫我邦人士。庶果何所樂。而淪溺於此。黑闇賤辱之事。必求與世界不齒之黑奴爲伍也。

然而以奴隸而求鮮衣美食。高車駟馬。則猶有所得。尙有可以解說也。今大勢危迫。外人相逼而來。其族類與我不同種。其習俗與我不同化。其情性與我不同嗜好。嚮之奴顏婢膝。柔媚骨。所自詔爲奴隸之秘傳。絕技者。必不足容悅於彼。彼之所以奴隸我者。雖不可知。然觀於印度。越南。波蘭。埃及之成例。則他日之奴隸。固非徒恥辱污賤。必將有大創鉅痛。爲目不忍觀。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且觀於猶太人之驅逐流離。則我之素見輕賤。久訴爲野蠻人種。必將有搖尾乞憐。欲求爲奴隸。而亦不可得者。然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則仍此曩者之性質。而猶樂此不疲也。要而言之。約爲三種。

孟德斯鳩之言曰。專制政體之國。其人民皆帶有奴隸之習性。秦漢而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有餘歲矣。其民之與國家交涉。止納稅與服役之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今日國事危殆。朝不保夕。而蚩蚩者。狃於前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

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吾○固○習○爲○奴○隸○者○也○。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之○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脫○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故○語○以○時○事○之○危○急○。則○視○如○舞○臺○之○劇○文○。語○以○各○國○之○情○勢○。則○視○如○歷○史○上○之○已○事○。語○以○印○度○波○蘭○之○前○事○。成○例○。則○視○如○傳○奇○稗○史○之○談○殘○。唐○晚○明○故○事○。浮○雲○過○眼○。東○風○吹○耳○。漠○然○曾○不○少○動○於○心○。如○信○如○疑○。如○醒○如○夢○。別○關○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熬○不○痛○之○世○界○。蓋○奴○隸○之○根○性○已○深○久○自○忘○其○奴○隸○之○苦○。并○不○自○知○奴○隸○於○他○族○之○慘○酷○。蓋○此○固○不○識○不○知○而○淪○爲○奴○隸○者○也○。斯○人○也○。中○國○百○人○中○固○九○十○有○奇○矣○。

償○欸○奪○權○之○報○。日○轟○於○耳○。割○地○棄○民○之○約○。日○炫○於○目○。自○非○心○死○。則○罕○不○怵○然○動○色○者○也○。然○當○今○之○號○稱○識○時○俊○傑○者○。則○固○安○坐○無○動○。曾○不○聞○待○之○之○術○。其○人○固○非○懵○然○無○知○者○也○。讀○書○考○古○。而○知○二○十○四○朝○亡○國○之○禍○。與○夫○吾○國○二○千○餘○年○積○弱○致○斃○之○故○如○此○。通○達○外○情○。而○知○外○人○之○所○以○待○亡○國○之○人○者○如○彼○。然○問○以○救○國○之○策○。不○曰○力○有○未○逮○。則○曰○時○有○未○可○舉○。國○危○民○阽○。

傷心慘目之事。故惟於茶餘酒後。資爲友朋之談助。憂時感事。供其詩歌之材料。甚者乃置身於局外。以論任事者之是非。自詡爲先見。以議急難者之成敗。始則以英雄自居。而未嘗有實爲英雄之事。繼則以英雄望人。而未嘗有自爲英雄之心。繼且言英雄待時。而阻人欲爲英雄之路。日爲奴隸之言。論以撓沮天下之士氣。以搖惑天下之人心。嗒然自廢。不管許事。醉酒婦人。假日偷樂。明知死期之將至。則瞑目以待。催命之符。明知厝火於積薪。而安臥以待。烈燄之發。此人也。必不肯居奴隸之名。而實則自安於奴隸。而并率人以爲奴隸。其藏身之巧也。宜束高閣。其陷人之罪也。宜投濁流。蓋此固張目飲酖而甘爲奴隸者也。今之士夫。號稱新黨。號稱名士者。大約遵是道矣。

西儒言專制之國。雖當道執權者。亦皆有奴隸之性。行信哉其言之不謬也。今世之擁封疆尸厚祿。入則美妾俊僕。出則前呼後擁。諺謔然倚以驕人者。罔非諛諂。屈賤操奴隸之術。以得之。亦罔非柔媚。阿順。循奴隸之道。以保之。國家多難。固所不知。亦固所不計。然權要失勢。冰山已倒。則奴隸之術窮矣。乃舉其昔日之巴結上司。諛媚權貴。所自詡爲奴隸之秘傳。絕技。移之以媚外人。外人之命。無不從。外人之令。無不奉。低首下心。惴惴焉。惟恐少失其歡。少

忤其意。甚乃藉保護。外人之約。電求外人之保。其高官求勿使去其位。昔之欲爲小朝廷大臣者。今乃且易計而求爲外國大臣。彼豈能善外交而保外人哉。不過操此奴隸之術。以保其富貴之私。外人亦厭惡而賤鄙之矣。然以奉令服役之謹。尙不忤拂人意也。則亦姑留之。以爲我奴隸。嗚呼。彼固含齒戴髮。皮中帶血。且口不絕忠義之譚。筆不絕名節之書者也。乃急不暇擇。安於狗彘不食之賤行。充奴隸之量。極奴隸之態。達奴隸之極點。遂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又其下者。則託外人之力。以保其財產。資外人之蔭。以護其家業。乃至大號於衆。自言不復聞中國之事。不復爲中國之人。數人倡之。萬衆趨之。百計營求。爭先恐後。瓜分之禍。近在眉睫。旁觀之他人。且爲痛心而竊慮。而當局者。乃預謀狡免之窟。而因以爲利。自非奴性之至深。烏肯出此。蓋此固捷足鑽營。以求爲奴隸者也。今之達官貴宦富商大賈。操是道而自稱得計者。絡繹不絕於途矣。

故夫淪爲奴隸。否其識至愚。甘爲奴隸者。其心至忍。求爲奴隸者。其術至險。其罪之輕重。雖不同。然既種奴隸之因。即同結奴隸之果。他日之束手受縛。俯首被軛。固將同此一轍。我大我邦人士庶。果何樂而出此下策也。夫奴隸者。成於服從之性。而實根於倚賴之心。我中

人無獨立自治之力。乃至今日之覆亡。顛沛迷而不復。猶復思託其生命財產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則又方惡我賤我。他日必將叩首以乞一差。屈膝以求一役。而不可得。嗚呼。我中國今日力雖少。屈而未嘗無自立之道。奈何而遽棄中國公民之權。而求注外國不齒之籍也。嗟乎。彼高官貴宦。舍服從無以自存。舍媚人無以自保。自絕於民。自棄其國。奴隸之毒已重。奴隸之根已深。甘爲搖尾之犬。旣爲入笠之豚。是則誠無他望矣。若我四萬萬人。不必服從而可自生活。不必倚賴而可造世界。其毒未成。其根猶淺。瀕而拔之。則獨立之國民。自主之人。權可以雄耀於天下。而必飲其餘。猷尋其覆轍。以自入於晻晻長夜闇。無天日之重囚。耶。孔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其亦長慮精審而慎自擇也。

新聞力之強弱與國家文野之關係

君主之權。替移於政府。政府之權。替移於議會。議會之權。替移於新聞紙。此歐西近數世紀所經過之歷史。而一定不易之階級也。昔英之波爾克曾指在下議院之新聞主筆席而喟然曰。「英國議會合全國之貴族僧侶平民三大種族之力。所組織者耳。然彼等之勢力其宏大尤過之彼等實獨握奇偉勢力之第四大種族（THE FOURTH ESTATE）也。吁。觀是語足以知近世新聞之勢力爲如何矣。夫新聞不過白紙數章文字數千而其力遂至於抗議政府。評駁議會。指導國民。彈劾衆庶。暴布外強之陰謀。羅列世界之大勢。而評議之。如英之泰晤士。及史丹達。及克虜義克。美之阿爾德。及赫拿爾托。法之希家魯。及盧丹。俄之莫斯科史卡。及史魏托諸新聞。其一言一議皆足以動其全國之輿論。而聳世界之視聽者也。迴視中國今日情形。何其懸異若此。殆亦階級所限而不可飛越歟。

平和者歐洲以內之平和也

當十九世紀之末。列強久苦戰爭。於是平和之念熾。遂開萬國平和會議於海牙府。開萬國

公法會議於巴黎。海牙府之平和會議。以不得眉目而輟。巴黎之公法會議。其公議條件。雖已公布各國。經各國政府之允認。萬國人士所共慶幸。雖然。退觀列強之舉動。英則悍然決計而蹂躪兩共和國於南阿。於絕東。則各竭全力以強占支那之土地。橫虐支那之人民。燒殺掠擄。無所不至。而黃禍之聲。猶不絕於口。嗚呼。彼族之狡黠毒悍。至斯極矣。抑列強所謂維持平和。乃歐洲以內之平和。而非歐洲外之平和。其所謂海陸戰之限制章程。乃行之列強與列強之間。非以行之列強與列強以外耳。其所謂普享幸福。乃列強普享幸福。非世界各國所得而普享之耳。知此則列強之舉動。毫不足怪之矣。

逆賊之砭

吾湘王船山。身際明末。暨明鼎革。後志欲奮起而圖恢復。然以舉世無足與謀。遂築高樓。獨居終身。不下梯。而沒溺天之憤。莫解。萬一冰雪之心。亘古鬱鬱。太可悲已。吾每讀其遺書。至議論縱橫處。未嘗不嘆其志節之高邁。故識見所以迥異庸衆也。

余旅東。將二歷寒暑矣。東國之書。嗜之若飴。置中籍於腦外久矣。海島飄蓬。客偶檢讀船山遺書二十四種。至其論宋張岱處。舉以示吾。吾誦之一字一句。欽佩莫名。茲摘揭之於左。以

爲賊輩之矜且以之勵四萬萬之具奴隸性者焉。

張岱歷事之宋祀諸王皆敗度之紈袴也。岱咸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愿。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忤。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耻蕩而忠孝亡。其術秘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熬。爐炭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背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用。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而有不可事。劃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可圖。惟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

可事者矣。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俗之說。廉耻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時論譯錄

俄報諷日

俄國哪哦悠列密鴉報。曩著一論。論俄日之關係。并提倡兩國同盟之說。茲更揭一論。諷示日本之經營朝鮮。毋肆力與俄國相抗。致生嫌隙。并勸其伸張羽翼于南清。以圖他日之雄飛。嗚呼、慢藏之物。羣盜睨之。今各國之于中國與朝鮮。爭勢鬪力。毫無顧忌。直不知有所謂主人矣。雖然、是豈得歸罪于人哉。

其說曰、現時日本國勢之程度已居何等。將來之發達若何。當現在而謀將來。其政策果當若何。是日本四千萬人所日日規畫周慮者也。其必有定計主策無論矣。然自我輩觀之。日本之人口。近年愈見繁殖。國內幾有人滿之患。其新領地台灣及澎湖列島。居民雖較稀疏。然多屬山野荒涼之地。且多爲生番所盤踞。況海口并無良港爲交通之要地。故爲日本策。而欲多移民于該地。實覺甚非便宜也。更有一說。日本人之食物。以米爲主要。查其食米之額。由外輸入者頗鉅。其人口復年年增加。則爲將來開足食之源。決不可不爲溢出之人民。謀適宜移殖之地。又須大興工業。輸出製造貨

海國幸二一
物于海外。以彌補入口貨物過多之虧損。此不易之策也。雖然、竊有慮焉。今日歐洲列國之視耽耽。欲逐逐。決背而狠鬪者。亦不過爲占領市場耳。此豈日本今日區區之力。所足與之爭鋒競銳者哉。

英之政治家、理財家。其爲日本策者。莫不曰、宜伸張腕力于朝鮮。于是日本之注目于大陸者。亦以爲當先以朝鮮爲下手處。不知此種主義。自英人言之。則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故津津道之也。然豈謂舍朝鮮則無他適之途哉。至稱朝鮮爲日本之穀倉。究屬過當之論。考之千八百九十八年日本海關輸入之總額。則以自法國殖民地輸來者爲最多。而自英國殖民地者次之。若輸自朝鮮者。則尙不及總額五分之一。是可知其實際矣。又曰、朝鮮者即東洋之意大利。則其說尤謬也。夫朝鮮氣候之生物力。方之鄰近之日本。已大相差異。尙何言比擬于意大利哉。此他日日本即得志于朝鮮。其收益亦必有限也明矣。然英人故極意主張之鼓動之者。亦非無故。蓋其深意欲使日本與俄爲接壤。于是則英得利用之以當俄人之鋒。使果其至是。則俄日之葛藤。必發生于旦夕。而日本之禍根。其綿延于無已乎。如不欲失此轉危爲安之機

會。則莫如撙節其從來之威力于朝鮮。斷絕北出之念。反首而圖南。併全力以畧取中國之福建省。先就該省之海岸。求一良港。作艦隊之根據地。斯爲無上之妙策也。

義和團之變起。日本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頗多損失。因得與歐洲列國相提携。協同經畫。有對中國政府要索賠償之權利。是固然也。然英德協商一節。則明明以保全中國之土地爲言矣。而彼之倡是說者。或既領有香港及威海衛矣。或既領有膠州矣。若夫日本雖久有心于臺灣附近租借一必不可少之良港。遷延至于此時。恐亦必以格于協商之成議。將遂不能如志矣。夫日本何獨失此權利哉。究其由來。則在于千八百九十七八年之間。各國紛起向中廷肆取求之欲。而日本竟無由與其利也。

日本若能依我輩之策。則俄國惟有誠心望其成功而已。北清戰爭平復之後。俄日之交際必日益親密。此固決無可疑者也。即法德二國。亦未必包藏禍心。爲利己損人之計。所不可知者獨英耳。亞非利加之情形可鑒矣。若仍施其囊括包舉之手段。于東亞大陸。更振其垂天之翼。自香港至于威海衛。皆認爲其勢力範圍。此其企謀雖決不能任其實行。而其無厭之慾心。要不可不豫爲限制也。此實日本所當用意者也。